



今文選卷之五

餘姚孫 鑛選

鄧余 寅

武進唐鶴徵訂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祠重修碑 空同

感慨渾壯
的韓文

提醒

開封城馬軍衙橋西故有于少保祠云初公以定
傾保大之功居無何而死於是天下人聞公死咸
驚而疑而涕泣語曰驚驚水上走何處尋魚噍而
公前巡撫河南時實解馬軍衙橋西而梁父老於
是聞公死則咸涕泣日相率潛詣公故解為位哭

奠焉會 純皇帝立詔曰少保謙寃宥其家而遣
祭其墓乃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私起祠故廨
傍祠公伏臘忌梁父老則把香曳筇跋履若少壯
咸翼如不期至稽首祠下哭填門塞戶矣會又
敬皇帝立詔曰少保謙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
傅謚肅愍立祠歲春秋祠之而曰旌功祠乃於是
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數百人詣闕門伏訴
少保謙前兵部侍郎時巡撫功云願梁立祠如杭
祠不報而梁父老歸伏臘忌歲仍聚哭公于私祠
今三十年餘矣正德十年監察御史巡按張君清

所值地湊得却
好先入此靖康
字後宗岳應來
方有情

軍許君並謁公祠下見其門屋三間僅存堂敞漏
欲頽矣鴿雀擾擾拱棟鼠走鴟嘯周垣盡圯羊豬
外來於是悄然思俯而悲也已仰而歎曰嗟斯非
梁地邪宋不此都哉靖康之事千載銜焉二帝不
南矣夫定傾者世保大者食澤流者思故祠之言
思也血食使之世者也於是下令曰少保祠撤故
易腐扶歌植頽起圯新而繪堊而級而隅而榮而
序備矣曰謁者奚止也則重而堂器奚貯也則翼
而廊而道士玄林守焉西北隅其房也望之栗栗
而嶢嶢枚枚而巖巖是使之世者之道也李夢陽

筆端殆几於化
矣詞不煩而情
事無不盡微而
顯直而婉慄切
悲至讀者皆如
其所欲出妙絕
妙絕

今文選 卷之五
曰予觀今人論肅愍公事未嘗不酸鼻流涕焉蓋
傷為臣不易云夫事莫大於君出虜入排遷主戰
四者旦夕之勢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是
或見鮑莊事輒曰夫葵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
士不忘喪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
而有所不用也然將軍繇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
兩高焉此又何焉於乎難言乎難言乎豈所謂計
免者非忠貪盛者違智歟而賊首擁 太上皇大
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
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謝曰賴天

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
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颺言曰豈不
聞社稷為重君為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
者歟且 太子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為公恕
者否邪公有不如意輒捩膺忿曰此一腔血竟灑
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咎予也於乎
傷乎傷乎雖然宗澤岳飛非下於人者艱難百戰
卒愠刃而死若公者死可矣死可矣公巡撫諸所
業載傳狀乃今不復述第述其始終若是亦大者
云祠脩於是年春越夏而告成張君名淮南皮縣

人許君名完丹徒縣人事祠事者開封知府賀君
 銳也系之詩曰於鑠旋運曷平不陂康屯傾否哲
 者斯利於維哲英鑒精含真匪時曷徵匪猷曷興
 靡疑靡驚厥代用成厥育是輕委躬於誠蛇何盤
 社龍何在野乾極危隳日月易舍卷爾乃賊乃異
 國邑之亂之訏陵廟岌岌公丁其時矢身以殉山
 仡排議不難不震僉曰和宜公曰有戰四方之事
 譬絲游刃帝昇弗疑公泣視師義激六軍如虎
 如羆惟直斯壯人心干城肅肅我壘悠悠我旌羯
 奴喙突疆場載清載清載寧皇歸於京古曰荷

難今謂曰癡忠古爰嘉今胡嫉而何讒非名何毀
 非功孰讒靡和孰毀弗同彼巧彼荏厥膚斯厲古
 則曰直今曲自為於乎少保時晦時昭古誰無死
 死有榮褒我我廟祠棟隆崇基神之遊之旆旆其
 旗白馬朱衣有風淒其歛其有光若往若來即而
 罔見豉望連沔茲邦寄居泯實爾思

閱視靖州碑文

後罔

大明之化昭洽無外惟靖故夜郎殊陬既庶既富
 並于中州承平以來視為夷鄙命吏不之法號鮮
 暨卒惰而驕時時煽起昨年偏帥恣睢至擊其州

亦是文選來熟終

是韓柳局段 大約用韻 宜收

守時重函容罔置唇口或曰治之色怒語難養疽
不剽遂此傲頑嘉靖十六年丁酉天子登用舊
德起大中丞顧公于留都俾鎮全楚是夏至鄂秋
發岳長沙間省從勞躬遍歷荒野環大湖以行越
明年仲春十四日戊午始由武岡入靖至則喟然
曰美哉提疆惟我遐遺有民匪民寔遐明日庚申
釋菜孔子廟序諸生于兩階考德陳誼咨文獻之
遺餘鏡聲猷之所起已乃謁宋了翁祠宇低回四
顧歎吁歎息焉是日也進青衿之士登于鄉校者
二十有幾人明日辛酉檄諸邊將士乃大閱武于

西郊先是陰曠累日霽然陽開螭虎之士奮鷹揚
之氣倍營列陣張魚鳥合變縞甲玄旗朗耀川甸
為之角戲陳射博極庶能萬旅佛懽爭先赴命然
後援桴明誓比厥負勝賞罰以時士百其競既罷
黃髮耆老凡若而人携杖扶幼儼然進曰惟靖遯
于中土三事大夫苗獍我民目不睹中丞旗鼓之
節于今六十有八年惟公幸哀憐我煦我腹我公
曰嗟嗟乃疾乃苦惟余之辜余敢自愛以煩吾民
乃采群議納之夷執謂叅議問之惟食欲備其勤
儲待而多委積毋闕于糧俾呼康祭謂僉事東往

事漫漫爾言勿庸釀茲懟兇余今爾從元罪既死
殛其遺魁與之更始惟茲守令黷于貨賄為吾民
病解去龜組勿留于境孰弊孰利惟爾之計謂叅
將章女令于躬下乃視效毋歟于已而貨厥部校
我聞戍卒無居無處僦廬寄食瀆亂男女速發公
家錢為營百堵俾安即于茲土謂守備挂往者主
裨兩將同居一城令號不行惟靖險害乃在五開
是諸蠻之咽咳其掣甲士千人以往爾宮爾餼乃
留于行謂通道令童正吏貪殘之故州無留負女
即攝視州事以待來者事如律令毋憚于掾而蹈

其成于是章程肆頒德威兩懋除舊布新民乃闔
澤懷戾斯順性蒙乃識回面嚮心遐邇變革自在
庚午公遂啓行郎吏將士咨嗟太息惟公遠來匪
夷圖之惟公造往匪夷留之乃共立表石銘勒鴻
休垂眎來庶陳束為之辭辭曰

奕葉玄化溢于蠻荆五溪底定渠陽載寧民之無
良吏執其咎若網不綱禁亂時有於鑠中丞明德
作人夙夜于邁綏我靖民下車禮師夙烝髦士既
敷文謨亦訓武事甲徒三千旂旄有奭自公令之
飈起電激公謂有衆無然懣懣我執其慝釋爾麼

公謂有衆無然饑寒我命郡國給粟授廩乃遣將軍乃守邊圉于時餽糧于時廬旅靖人有情公之定之靖人有爭公之聽之剪彼叢棘登之堂皇魏亂不作民以愷康示禮導仁作靖摹式不刻者風流斯無射

故總督少師楊公生祠碑記

南溟

薊門故未有督府其置督府也自嘉靖庚戌始諸督府故未有功其著保障功自少師楊公始密雲故未有祠既去而生有祠也自楊公得代始故未有行邊使者乃今遣大臣至自不佞道昆始至申

宏遠
文若此亦可謂
文矣
收

再酌之

篇首閒語多不見作手只合不佞奉使起

大閱不佞奉使薊門首事密雲則督府治也憑軾而經址郭少師楊公祠事在焉不佞釋轡下車徘徊祠下進諸材官諸父老問公故督府狀纏纏數千萬言不佞俯而思仰而嘆也嗟乎吾故知督府之難乃今而後知薊門之尤難也薊門難矣乃今而後知楊公之獨當其難也頃自先帝即位虜寇凜東則自東南召文武大臣入受薊事在事者委身戮力日請便利行之於是嚴責成分部伍矜保界繕亭障明間諜察虜情程功能作士氣乃今戍守相望輜重相從車戰有營火攻有器以此而

此一段為誰序
功為誰鳴冤似
有所指
其蓋頌譚二輩
二輩時方為本
兵

南漢公以琢句
勝茲文筆稍繼
便覺鬆而寫致
不若彼粗鹵矯
健者之傷易猶
有奇氣

此一段有精神
直捷頌少師已
耳何多作隱語
為其人心曲於
此等處始之

今文選 卷之五
視疇昔何論徑庭彼其內乘積廢外劫積威一旦
與之更張庶幾敵愾是難能也要以 穆考端拱
於上從諫如流三事贊密勿於中筴邊事如指諸
掌言入則無不利令出則無不行卒釋群疑壹歸
國是此今日事也康成不戒法當事者徇市中虜
既飽歸將歲一啗以望其腹小入小利大入大利
莫救誰何 太上撫劍而視邊臣一不效輒傳嚮
者法柄臣子方用事非入部鼎即出錮鏤重以發
言盈庭掣之肘而代之割者何紛紛也夫以不律
之師禦方張之虜蒙不測之罰抗無厭之求狃不

詢之謀執輿尸之咎跋胡疐尾雖狼顧且不遑此
疇昔事也今日之事將能而君不御故易為功何
以故廟筭勝也疇昔之事孤立而患多門故難為
力何以故廟筭非也今日之事自中主之此非真
督府能也非真將士力也 聖君賢相之訐謨也
疇昔之事自中制之即智者不暇為謀勇者無所
效力矣吾故曰少師公之烈也諸將吏然疑者半
藉藉有後言以昔視今虜不改謀地不改備其難
均也乃今視昔有間矣無寧右昔而左今嗟乎不
佞嘗從公等獵塞外矣虜衆猶犬羊也其猛噬猶

豺虎也。跳梁猶禽鹿也。犬羊衆矣。吾其鞭撻而驅之。牧人事也。豺虎猛矣。吾其格之。搏之有力。人事也。鳥舉而鷹至。難制矣。吾其鞬弋之。網罟之。佃人事也。君猶天也。其明日月也。其威雷霆也。雷雨時作。雖日月不能不晦冥。閃忽交加。不及揜耳。當其晦。日月安足恃哉。柄臣挾上行。私猶之乎。旱而魃也。猶之乎。稼而蟲也。潰中而擁下。奚翅豺虎禽鹿。犬羊由前而罷者。若而人。由後而誅者。若而人。豈其力詘而智卑。無亦機楛勢禁。故終不免楊公中。立臺以身。狗。國家避徑。竇不由。絕苞苴。不入。即。

此是要緊處似
發揮未盡

文武具足。業已結。太上之知彼。其自君側而虎視公。不。忘。遯。遯。危。可知。矣。于時虜大舉。薄大水峪。直將襲故智。乘之虜塵蔽天。連數百里。金吾緹騎。日數十至。接踵以密聞。大墨方睚眦。公幸不保。以自快。公登陴。冒矢石。親將諸將兵。扼虜衝。一虜先登。斷臂而墮。虜大沮。尋反尾。為首擊。其東公業已遣主將先出。間道備之。巖虜不得逞。夜募死士。以火攻虜。虜乃咋指遁歸。明年寇馬蘭峪。乃復創去。由是。太上傾心嚮用。四方有敗。率倚辦之。揭日月而收雷霆。彼其為魁。為蠱。終不得間。大都天佑。

此後同語亦覺
多

明德賚以不二心之臣人方宜不及此故今之所
易昔之所難今之所優為昔之所不暇則其所遇
者殊也諸將吏唯唯則以使者得專紀述願旌公
伐而勒之碑公在端揆不佞為公故吏其知者謂
不佞為考信其不知者謂不佞為市交藉第令碑
之碑故以公重抑將以不佞輕矣及公得謝諸將
吏請如初不佞謂公以老成而繫四海之安安車
旦暮且下居有頃則以襄毅易公名邊人申請者
三義無所避惟公以功實寇勲府直將饗太廟書
太常薊門特舉其一隅無庸不佞在法以勞定國

則祭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祭之乃今生有祠
死有述上之不愧尸祝下之不愧鼎銘矣遂勒之
麗牲之石而系之以樂章

建玄鉞兮受彤弓遏寇虐兮三輔東都元老兮繹
膚公渥周澤兮九州同鞏上國兮綏華戎釋東顧
兮紆重瞳最圻父兮尸元功留賜履兮表故宮英
勃勃兮氣如虹駿奔走兮萬夫雄儼俎豆兮伐鼓
鍾靈之來兮驅長風辟蚩尤兮御豐隆森象衛兮
雲鳥從紛來下兮集高墉

右迎神

詞六工然自是
今人夢詞

援北斗兮挹上尊。鼓吹離兮饒歌煩。陳部曲兮昔
所敦。緬折衝兮儼若存。間合終兮窅不喧。躡文履
兮歸華軒。懷舊服兮湛新恩。捐遺筴兮翼後昆。日
云暮兮群靈奔。絰太行兮宿崑崙。崑崙陟帝所兮開天
門。宣沆瀣兮協細縕。粒下土兮藩中原。韃橐卧兮
京觀騫。貢駿裏兮效瑤琨。來萬國兮叩九閭。歷千
禩兮奉至尊。

右送神

撫寇碑

遵巖

汀州於閩為要郡。上杭汀巖邑也。邑溪南之鄉。崇

鍊首 全學韓

須再看 是零星學問往 往不見大雅之 句

山造天牙。錯距躍隴坂。緣巨筭。薄密綿。其民狎為
非義。犍噬狙攫。席衽戈甲。禦效無時。風氣所限。非
性故然。長子育孫。生蕃齒。盛耳目。熟習莫改。厥德
少視其壯。壯視其老。遵危逗幽。延為盜藪。厥有治
者。不揆其性。不閱其習。盜視彼民。忿獷堅凶。攻擊
剗鋤。如農疾莠。惟懼不殘。民不見德。又弗儆威。既
狃於習。且偷其生。鷓張螳怒。攘奮踉蹌。吏既讐民。
民亦毒吏。讐毒兩積。交不得已。於是溪南之民。惡
聲膠固。歷彌年所。湔滌無繇。豈不悲哉。嘉靖癸卯
之歲。郡丞繆侯宗堯。移攝邑事。聞而嘆曰。安有為

吏而民寔讐。在邑所治處溪之南。而視若異壤。民之不義。惟為吏者之責。吾將為溪南之民。湔滌惡聲。登濟維新。偕之大道。發教布令。開以誠心。民聞不疑。選日戒徒。往蒞其鄉。而教諭梁君彥錦。寔贊繆侯之計。而決其行。乃與訓導邾君夔。率學官弟子。丘道充。道南李如珠。賴榮先。從焉。戎器不除。卒旅不具。雍雍翼翼。冠蓋斯戾。魁首醜黨。部勒有次。稽首馬前。爰崩厥角。扶旋提倪。觀于道周。歡喜歌呼。激越林莽。昔為魁首。今為長正。昔為醜黨。今為編氓。刮癩洗疥。復還骨肉。揆霧掀曠。再覩白日。民

視繆侯如出子。寄孥久離乳哺。一旦還歸。婉孌膝下。始識慈母。民視梁君如駢童。孺未識衣冠。驟謁師傅。拱揖步趨。矜矜顧。驚喜吏既誠。民亦懷吏。周行疆畝。攷閱壁壘。曰險爾平。曰翳爾闢。曰萊爾易。廼犒牛酒。廼給耒耜。廼分麻縷。廼置門塾。勇耘女織。各得其業。戶誦家吟。知慕為士。向之盜名棄去。如脫溪南山。小出垢遺。濁光色發。揚蒼蒼濯濯。嗚呼。是溪南也。在昔若彼。在今若此。烏覩所謂習哉。吏不能以誠撫民。而惟頑之疾。民之不得其性者。可勝道耶。梁君今為泉州南安令。以繆侯撫寇

蒼勁有風神

筆力高古澹而

腴質而雅若不

經意而刺意者

避數舍

是北地極得意

文是始交時邪

是報恩日事也

即重斫百舍走

不過昌黎耳

太模倣太史

擣事直叙而所
容描寫綽有風

神

今文選

卷之五

十一

之蹟告予曰願有記予不識繆侯而知梁君之言
可信故特書之貽上杭之民使勒之石以昭不忘

將仕郎平陽府經歷司知事贈儒林郎翰林

院修撰康長公墓碑

空同

純皇帝時靈臺有楊生名重長安有李生名錦二
人者皆與武功人康長公遊康長公之與二人者
友也於是并稱為關內三才云余曩游關內見秦
父老頗采其事實碑曰康長公名鏞字振遠其先
固始人也其七世祖曰康政始遷武功居長寧里
政生廷瑞於元仕為學官廷瑞生世睦世睦生珙

洪生汝楫汝楫初為武功學官 高皇帝時辟之

為燕王府長史後出為安岳縣知縣 文皇帝既

興乃召安岳縣知縣為行部侍郎留北京輔 皇

太子而侍郎有大勲德 文皇帝將封之為侯侍

郎固死不拜比死文上表乞勿賜贈秩蔭 上竟

皆允之語載康氏家傳侍郎者康長公之曾祖也

侍郎生三子長曰爵次曰年次曰禔 文皇帝一

日盡召侍郎家諸男子侍郎中子會賈在外惟二

子在於是二子乃大恐並匍匐入見 上 上曰

汝非康侍郎兒耶二子免冠首觸地對曰然 上

今文選

卷之五

十一

閑語淡事俱安
揮有法有情致
有神采

聞而憐之顧左右曰令侍郎在直不此耳於是卒
 官其二子以爵為上林監正以禋為監副已知侍
 郎有子賈在外 上拊髀太息曰薄福薄福於是
 詔賜侍郎子千金鎰數十千緡 勅關津吏往
 來不得詰侍郎子於是關中鉅貴族咸推轂康氏
 而康氏因遂豪關中矣侍郎葬於縣北卜家原至
 昭皇帝時始贈資善大夫工部尚書云監正累
 官至中議大夫贊治尹南京太常寺少卿卒葬江
 寧縣新亭南而太常生健 睿皇帝時又有 詔
 起尚書孫應祠者於是健來送銓部健著田間冠

頓挫有致

由部甬道入及見部尚書文祗長揖不拜部尚書
 怒以為慢已迺竟授通政司知事而歸而得食半
 俸祠知事卒葬于縣南紙坊原而知事有五子其
 長康長公也康長公生而孝友八歲而善文辭及
 長而好辯有口然習識當世之故好稱先王則古
 昔於是關中人士咸出康長公下雖康長公亦自
 謂關中人士弗已若也年二十餘從其先太常就
 辟試南京顧數不第已乃還關中即又試關中又
 不第乃後歲貢至太學至太學又試又不第然太
 常業已葬南京於是乞為南京太學生云而即其

今文選

卷之五

十三

古質而有態

故太常之域祠焉然自是不復有試志矣是時楊
 生李生亦皆阨塞弗庸於世關中父老語曰古人
 有言勿為峽峽人將缺焉勿為皚皚人將污焉三
 子之謂矣康長公既與時不合於是始好莊老浮
 屠等書及外家傳語其言曰夫人以形骸處大壤
 其速絕若飄風也予行年五十有四矣吾日以思
 功名之會是益速絕而已夫孩提于斑白期甚遠
 今忽忽若瞬息即能至百歲政少年耳京生有言
 孰易如葦孰化如燬言生死易至也夫喜生者欲
 心恒安逸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傷功名之不

形容好

立也夫功名于身至疏也古之人以死効此者可
 以萬世不與物朽至厚身也今不得之功名又因
 以勞費心體是非喜生之道耳故曰百人射招無
 弗中矣百物誘生無弗傷矣夫乃今于吾可以已
 矣乃遂自謂為已菴已菴者止於闇也康長公故
 以懼悸病心乃後上銓部試會墜馬乃復病顧愈
 益甚比試心怔怔怦怦不能措一辭於是除平陽
 府知事逾年平陽君棄其官而歸而心病未間也
 已又病痿文二年所竟卒葬于紙坊原之墓而平
 陽君有二子長曰阜次曰海阜先平陽君卒平陽

應前有咏

君且卒子海侍平陽君執其手而泣曰夫予先大
 聖人之苗裔也至吾祖嘗樹功名於草昧之際世
 有顯官聞人豪于關中今絕於予乎汝如有知其
 無忘吾祖矣夫欲心恒安逸者為其可以貪命而
 樂存至厚生也今吾棄功名之會不赴又不欲勞
 費心體非於身疏也今病痿乃且死諺曰斷酒白
 首舖糟而朽是天乎是天乎雖然吾無面見吾祖
 于地下矣小子勉哉平陽君卒十年而海舉進士
 第一為翰林院脩撰儒林郎四年而當正德元年
 今上上徽號 兩宮推贈平陽君如其子官云

古勁

又二年海有母太安人喪於是海有友曰北郡李
 生適自河南來而留滯京師於是作平陽君墓碑
 李生曰先民有言期年樹穀百年樹德曷觀康尚
 書今其子孫舖勲而啜積曷使人誦其義無窮如
 此哉夫平陽中衰之遺裔也能不藉尺寸而洞視
 往古凌駕時輩亦謂之振世雄豪者矣使其遭遇
 脫穎而嚮用魏衛將相之業尚足道哉其銘曰
 維武王建侯衛邦厥有固始武功是祀嗚呼遐
 哉尚書開國不伐 帝懷其德澤流于孫子少卿
 明禋亮采通政明夷乃續其家祀故累基者崇數

銘法自太史公

自叙各贊來滄

古有味

沃者豐。譬作堂室稼穡而蔀而翔而懋而達。夫平陽其屯之際乎。畜而不施以昌厥嗣。阜不自秘。發鬼神之藏。騷雅並鳴。文古而殤。嗟嗟平陽。舉世重官宦。即使君巍爵而崇位。珠玉文綺珍食。駟馬有臺樓亭榭。孰與發祥廣志。如二子所哉。故明不蓄不光流。不塞不長。武功南原。草木膻膻。蕃蕃岐渭。盤焉平陽。宅厥土太安人。祔之是曰寧。所維厥繩。武瞻哉平陽君。生宣德庚戌四月辛未卒。弘治壬子正月癸巳年六十有三歲。妻張氏封太安人。生宣德甲寅三月乙酉卒。正德戊辰八月戊寅年七

十有五歲。男子二人。阜先卒年十有八歲。海取尚氏女子一人。嫁為乾州人。習五車妻。

明故監察御史涂君墓碑

新淦縣南我舟至蓮花潭舟人指岸西廬曰此涂御史居也予聞之呀然於是登岸造其廬見其子朴而問涂御史葬處朴指曰父葬處隔江五里東鄉西廡山是也予望之歔歔已謂朴曰比黜碑于廢寺吳石也曳樹墓道刻表表曰戊辰夏余蓋罹豎瑾禍云余至京師下詔獄乃涂君業先繫獄相見執手問故初瑾以鹽貨源也因遂厚望巡鹽御

亦以蒼勁勝
可
可

史貨會一御史入貨如瑄望而瑄輒擬人人必厚
貨如望及涂君巡鹽還則空手見瑄瑄怒下君獄
然猶日望其貨來也久之貨竟不來瑄愈怒矯
詔涂禎打三十棍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君坐掠重
尋卒無問識不識見君卒無不嗟歎淚下乃時予
尚在獄聞之哽噎者累日食不能下也今大政更
新瑄事盡廢格不行人士咸彬彬乎進矣無問識
不識語及君又無不嗟歎淚下以寃故禎君名字
賓賢弘治己未進士出知江陰縣有卓異績舉天
下第一乃於是擢御史云始君下獄江陰人願厚

貨入瑄如它御史數塞瑄望解君君不從而朴則
曰父幼時嘗讀書玉笥山云篤古持禮諱弘濟者
父父也早亡而朴仲父曰涂兆善使酒觸父父容
之仲父以父之容之也反顧驕縱酒然產不出其
手於是謀手其產日閔父割父不從會父出仲父
輒自主產割而手其豐父還祖母不平而怒曰阿
坻自主產割而手其豐盍白族長父對曰弟寡活
不如兒廩生也父有友丘坤者家貧而有子議聘
朴妹矣未決會坤卒父往吊焉語坤妻曰吾女已
心許而郎矣勿疑語曰觀其死知終始今豈皎皎

之行為世所敬誦然矯偽盜名稱身歿而跡彰者多矣此非所謂誠之不可掩耶夫涂君官不過七品壽僅踰四十非赫赫久脩之夫也乃今歿士夫思于朝鄉人德于鄉所縣縣人思慕而不忘此豈苟然者耶然余往在詔獄見君日涕泣念母今母存而君則亡亡於非命論者頗疑為善而無報夫孟子不云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誠若云云則顏回玉通之倫非哉

明丘縣令邢先生墓表

九崖

邢先生者濟人也名某字某先世居亳之霍丘曾

只如此莊叙何嘗不古階何嘗不有味有態安

用必瑣拾餘
憑為之要之此
大彼小
再酌乃收之

大父徙濟遂為濟著姓先生幼即嶄嶄殊矣大父履自武進尹歸見諸孫環堂下獨先生以莊見顧嘆曰若兒不當此耶稍長補邑諸生其嗜古遺經如恐不見行止常帶經自隨行必左手捲尺册口嘽嘽弗止蓋出於天性云天順壬午領鄉薦進弗偶乃曰吾親髮種種矣乃者謂何遂就山西洪洞教先是教官祿薄他教官到多不謝諸生歲時餼遺諸生即歲時餼遺亦胥靡不為教先生到盡謝去諸生歲時餼遺見文體輕薄者輒斥去曰若徒良苦也乃後諸生稍稍復爾雅矣一日較諸生盡

糊其卷端讀數葉甫畢乃驚曰此非國器耶拆其卷乃韓生文曰吾老也猶及見之嘗曰學以經濟為實靡靡者不當成敗乃時時與諸生說民間疾苦及西北陲要害處甚具以故諸生翕然稱邢先生後以憂去補山陽教補朝城教所至諸生不忍舍去歷九年遷丘縣令先是丘縣濱漳衛三數年一熟民苦惡先生下車乃集里中民前曰父老何苦曰海濱野人產薄徭重曰吾得之矣乃先省去民徭之不便者十之五六濯蠹滌煩一切破尺幅為之乃始與民約曰吾不爾擾爾亦無輕相訟也

一日有豪右復拾訟先生徐曉曰爾謂我不能武健乎重念之耳里民即頓首曰兒子輩實不省事無煩苦我父母民自解去在縣六年葵茹亦令家人藝自給後請老去民環泣老人兒啼曰明府去我歸乎兒子輩安活歸時威寧王公亦請老矣鄉人私必曰二老鄉讌集必以致二老為重威寧公又雅善先生先生亦重自克一私刺不抵官府門其束脩如此沒年七十五矣丘民道經濟者必問先生起居眠食狀如何然後行曰天幸多活我公也嗣人二長時賜亦以明經起家仕至鎮安尹今

淡古有致

長大夫李君子蔚實出門下與愚時時道邢先生
云文獻曰士持梁刺齒肥爭自章表豈弟者乃俊
俊甚人意且不當何也彼篤中深厚何暇計章表
地乎至華競去根追彼大雅論乃始定豈弟君子
民之父母豈不然哉邢先生如此

董隱君墓表

柘湖

叙事亦有法第
語句未盡古階
後評語則佳
是此君最得意
之文 亦止
是中等文耳乃

董隱君者名懷字世德別號三岡居士董氏上海
之望族也蓋其先世已自雄長里中至御史公而
益太御史公生子六長曰恢次曰怡大理寺少卿
曰忱肇慶守曰憚綿州守其五即隱君最幼曰愉

其嘆託足稱警
切矣亦足叔矣

隱君生甫冠御史公謝世隱君能自奮嘗受經於
同郡宋瑛先生所先生罷工部郎家居經學專門
四方從遊者丙舍常滿隱君學二年許不肯竟學
先生見隱君資性秀穎歸隱君女勸隱君竟學隱
君遂竟學學既成輒棄去歎曰吾兄既已用之於
國吾欲施於家遂不試先生前歸隱君女曰宋碩
人者佐隱君理家政宋有家範雖女子皆能誦說
典訓知古女婦賢孝故實習女工下至烹飪皆有
準式故隱君夫婦事謝太宜人常得其歡隱君兄
弟五人三仲皆游宦伯季相繼天死獨隱君在太

宜人側隱君與宋碩人旦夕視寒煖之宜撫摩病
癢有一魚一肉宋碩人持作羹躬調齊甘旨必宜
適與隱君捧持進太宜人太宜人老逾歡忘其三
子在外三子亦得專意守官無內顧憂皆隱君力
也隱君持門戶起家漸裕然一由本力人有假
貸素索通以情不盡法暴橫與里巷人處和易率
真人樂與之親不知其為勢門也隱君急然諾慷
慨任義親舊有匱乏者時加賑贍雖數至無倦色
里人馮熙者年九十病痿無子隱君月出廩給之
郡中有戚君韶以能詩有聲縉紳間隱君雅與遊

及死家甚貧隱君為具棺殮皆從厚親撫其喪以
歸晚年欲出田立義塚以息火葬又以賦役煩苦
欲買田儲粟助其經費將上書撫巡行之後柅於
異議不果至今人猶病之隱君三兄從宦者皆為
經理其家事後次第歸老隱君以全產付之毫髮
不自私有過責隱君者曲意承順終不至失歡隱
君於大理公最厚善大理公歸時年已五十餘與
隱君同處二十年每日必大食非暮夜不至私舍
大理公好賢隱君常延致郡中名士相與琴奕觴
詠酬倡竟日客退則探養魚種樹書疏渠藝竹備

林泉之致兄弟徜徉其間間取彞鼎圖史摩挲賞
翫共陶暮年家之有無與歲事登耗相與共之不
問爾汝故人以為隱君獨私厚大理公不然亦其
同好協趣也大理公苦無子後有子宜陽甫冠而
大理公卒宜陽有文能自立所交皆江左賢俊隱
君贊成其業功居多隱君亦累不育末始舉子光
裕讀書能世隱君家與宜陽後先相望以起則天
之報隱君者宜然也隱君歿之十四年為嘉靖丙
辰墓道之石尚闕而不書光裕再拜以請良俊迺
為論著其大者如此隱君細行可述者甚多具奉

化令徐先生墓誌語中

史氏走何良俊曰東海有三岡身者余家並之以
居自海上北達於黃浦隱君家在焉相望一舍所
隱君之澤霑潤數里里中人有德隱君者時時來
道之若隱君孝友細瑣之事外人不得而知之則
予女弟為董氏婦每一歸省輒為予誦說其詳又
予家先府君好賢能得客四方客有道隱君所來
者必過先府君或造先府君者亦必過隱君予為
童子時從旁竊聽之每客至語及隱君客盡傾故
予所述隱君事皆實不虛予交隱君子光裕光裕

曰先隱君有高世之行三法得表於世夫所謂高世之行如前所指者是也然是三者前輩尋常有之不甚為奇節迺今俗漸漓矣故有毀人之兄遺以一疋縑譽人之父投以一束素其子弟欣然納之吐款恐不盡出財物貸親故厚息取償計必得然藉數家之產僅以供妻孥一夕之歡耳有賢士挾一冊持一藝造之闈者謝去不速必加譙呵一富者在門霑霑喜出肅唯謹猶願侍者曰得無少需客否客得無色動否厚設客客去猶蹴蹙不自安此事在縉紳間尤甚由隱君視之即謂之高世

之行非耶然此風其所由來者漸矣郡大夫有斯世之責者讀是文其尚軼隱君之墓見者必曰董隱君之行如此一布衣且死猶為郡大夫所禮孰謂為善無效耶則斯世尚庶幾有敦哉

明承直郎刑部山西司主事梁公實墓表

鳳洲

公實為諸生即名能歌詩傾嶺南矣已成進士燕中即又傾燕中人而居恒不自得鬱鬱思歸補尚書刑部郎間與其同舍郎李攀龍王世貞游乃稍

大抵文真則佳
以元美表公實
固自宜佳

好
宜
叔

自媮快曰世故有人哉而郎宗臣已去為吏郎休
澣輒一來俄而郎徐中行來中行故常與公實遊
南太學深相結者也以是日相與切磨古文辭甚
懽而一旦念其太夫人竟移病滿三月上書請告
歸公實時聲譽籍甚當徙郎吏部吏部亦推擇嶺
南郎一人以風公實且止者公實笑曰吾自欲歸
豈以刑部郎少之故而一吏部能縻我哉竟去弗
顧至濟上而貽百韻詩攀龍輦為別百韻即古自
杜甫氏而外不恒見也而文甚工既歸乃杜門度
圖史丹青彞鼎之類一小閣卉木竹石環之而身

吟誦其間囂囂然不屑也郡國大吏雅慕公實干
旄門相踵公實則以一蒼頭謝絕不任客鄉里紈
袴子跡絕不相聞而潦倒書生挾册剝琢則尋聲
出延食之矣然公實所最善者攀龍輦武昌吳國
倫最後定交而謝榛以布衣故公實亦間從遊其
於鄉師事故黃文莊公佐而友黎戶部民表嘗與
民表約游羅浮山觀滄海日出沒探勾漏令丹鼎
庶幾其人一遇而屬海颶作不可以舟乃止宿田
舍者三夕颶益甚山木盡拔道為徙而公實亦意
盡乃賦詩而歸是時屬疾寒中湊矣歸而疾大作

遂不起年僅三十有六也公實以念太夫人故棄其官萬里歸養而竟先太夫人以死盡益謝棄交游期以歲月窮古作者之蘊而卷若不觸手聿弗受潘庭卉木弗及新以死嗚呼何以死也公實所為集若干卷具在取其上駟而擬古作者無大愧其下駟亦足以走夫後死者即公實不死也記之燕中從公實游間過飯一肉不能再筮既復過具鮭菜不能肉以為恒青衫沓拖其當繡處時齧殘則縵以絲襖之而問其家世故嘗貴為諸生日以意氣耗其數百金不顧詰之則笑而指其腹曰是

豈任肉者公實又性不好食酒事太夫人篤至夔夔齋慄與諸舅季友愛甚昵即獨飯飯弗甘也又脊飭於言行不侵然諾取予一介不苟自吾黨之工於詩不乏而其為人毋工於公實者公實好言數又能相嘗一夕謂宗臣曰子甚貴而無身柰何已又謂予曰惜乎子之不得志於年也子而年疇能跡子武乃又黯然而歎曰吾先二子往其誰為驗者蓋公實歿之六年而宗臣亦年三十六以歿又十五年而余尚在願且老無所成乃因公實弟有貞之請而為之表其墓曰明珠珊瑚若然夜光

粵之南在在藏而孰與夫公實之骨之藏公實梁氏諱有譽別號蘭汀其父僉事公世某為南臺察以諫稱太夫人某氏娶於某有子幾人某某餘詳誌中

梅山先生墓誌銘

空同

嘉靖元年九月十五日梅山先生卒於汴邸李子聞之繞楹彷徨行曰前予造梅山猶見之謂病愈且起今死和昨之暮其族子演倉皇來泣言買棺事予猶疑之乃今死邪於是趣駕往吊焉門有懸紙總帷在堂演也擗踊號於棺側李子返也食弗

述情之作文隨筆生態狀宛然讀之最快暢可喜

用演語叙固自如

玩編不成語飾行日用之常安可謂八者之一且何謂加一八字

甘寢弗安也數日焉時自念曰梅山梅山梅山姓鮑氏名弼字以忠歙縣人也年二十餘與其兄鮑雄氏商于汴李氏識焉商二十年餘矣無何數年不來李子問演鮑七奚不來也演曰父母兄三喪曰喪舉矣奚不來也曰七叔父四十四歲始有子而姪也一耳以是大係乎身家已又問鮑七何為演曰理生飭行訓幼睦族玩編修藝課田省植八者焉已其久也內孚而外化之是故鄉人質平剖疑決謀巧益者必之焉故效良則芳標美規懿者必曰鮑梅山鮑梅山云正德十六年秋梅山子來

李子見其體腴厚喜握其手曰梅山肥邪梅山笑曰吾能醫曰更奚能曰能形家者流曰更奚能曰能詩李子乃大詫喜拳其背曰汝吳下阿蒙耶別數年而能詩能醫能形家者流李子有貴客邀梅山客故豪酒梅山亦豪酒深觴細杯窮日落月梅山醉每據牀放歌厥聲悠揚而激烈已大笑觴客客亦大笑和歌醉歡李子則又拳其背曰久別汝汝能酒又善歌邪客初輕梅山於是則大器重之相結內明日造梅山邸款焉汴人有貴客欲其懽於是多邀梅山梅山遂坐豪酒病損脾今年夏患

詩却好
以律詩入誌中
却乃佳固是高手

瘡李子往候之梅山起牀坐曰獮瘡幸愈第痰多耳然業處分諸件令演辦酒食俟其起觴客別而還歛也先是梅山作憶子詩曰吾兒屈指一載別他鄉回首長相思在抱兩週知數日携行三歲隨歌詩筵前與誰論賓主膝上為我開鬚眉情偏憶汝老更苦中夜難禁迴夢時李子因說曰君病無苦念家梅山曰諾諾不數日而君蓋棺矣嗟梅山梅山梅山又嘗作燈花詩秋燈何太喜一燭發三葩擬報明朝信應先此夜花重重輝絳玉朶朶艷丹霞愛爾真忘寐聞蛩忽憶家李子曰君詩佳頓

如此梅山曰吾往與孫太白觴于吳門江上酣歌
弄月冥心頓會孫時有綿疾吾醫之立愈諺曰盧
醫不自醫誠自醫之黃岐鵲佗至今存可也嗟梅
山梅山梅山叔牙後也其居歛也號棠樾鮑氏趙
宋時有遇賊而父子爭死者於是所居里號慈孝
里云梅山父鮑珍也珍父文方文方父思齊珍號
清逸高尚人也娶王氏生二子次者梅山梅山娶
江氏生一男子二女子男曰若渭今六歲矣梅山
生成化甲午某月日距今嘉靖壬午得年四十九
而其櫬還也演實匍匐苦心以之還厥情猶子也

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兆銘曰
崎嶇嶇嶇人謂非險淵洄瀕洞猶謂之淺坦彼周
行彼復而迷桃李何言下自成蹊嗟鮑子胡不汝
悲胡不汝思

凌谿先生墓志銘

嘉靖五年十二月乙丑中奉大夫雲南左叅政凌
谿先生卒于家越明年十二月庚申葬郭東三里
官莊原先是訃至大梁其友人夢陽既為位哭將
絮酒束芻使使往奠之會其弟應辰以書狀來徵
銘曰先生天下士也先兄固雅善公敢以銘請而

文典則似韓惟
風度不似然亦
微有率處况
以凌谿名傳耳
若此文子之似
無他奇處

厥子藩致懇辭更苦讀之令人淚簌簌下曰凌谿以文崇其身所謂世人皆欲殺之者乃天亦忌之使弗延邪夫人者顧子誅之備矣乃其心康之文足白之矣而予復奚言者志曰凌谿先生姓朱氏名應登字升之揚之寶應人也生而犖竒童時即解聲律諳詞章十五盡通經史百家言其父江陵公者異之然懼其踰也約之古凌谿悟乃著申臆賦以見志而力殫于淵學於是飶醇探齋程猷經用噴英擢華樹聲藝林矣年二十舉進士時顧華王璘劉元瑞麟徐昌穀禎卿號江東三才凌谿乃

十二字不古疑未登
左先生之室是空
同之古也且每篇凡
若是故子威以為
是退之

與並奮競騁吳楚之間歛為俊國一時篤古之士爭慕響臻樂與之交而執政者顧不之喜惡抑之北人樸耻乏黼黻以經學自文曰後生不務實即詩到李杜亦酒徒耳而柄文者承弊襲常方工雕浮靡麗之詞取媚時眼見凌谿等古文詞愈惡抑之曰是賣平天冠者於是凡號稱文學士率不獲列于清街乃凌谿則拜南京戶部主事陰欲困之凌谿劓勢斷錯乃顧亨于官而其學愈淵居無何陞延平知府意州郡吏必難乃凌谿為之愈益亨乃於是陞陝西按察副使使提學凌谿闢正學院

群秦士高等其中置官設徒豐餼嚴約談經講道
至者且數千指風教大行文自韓歐來學者無所
師承迷昧顯則我明既興隆本雖切然要與未
聞也及凌谿等出創觀駭疑大不容於人人各以
所不勝相壓而凌谿性挺直不解假詞色於人更
多憎口恨不即弃之幸例調荒裔往禦魑魅尋陞
叅政卒罷去凌谿歸潛伏草莽中温繹前業期十
年盡償所願而今亡矣噫嗟嗟悲乎悲乎人忌之
天亦忌之邪夫蛾眉胎禍才美殃毀順往逆來孰
非爾者然英人志士每甘心窮約而不悔者徒以

人者難必而天者足恃也十年之內徐何載淪凌
谿胥歿天實忌之矣人何尤哉噫嗟嗟悲乎悲乎
凌谿生成化十三年正月己未得年五十五醫旨曰
先富後貧病從内生言淺狹之易折也凌谿廓落
易直憎口日哆而聽之如蒼蠅過耳斯其量可與
億億仙仙者道哉退研精肫推訂律歷運數讐史
質經底詮名實流覽今古橫睨宇宙視軒駟直芻
狗耳大命中奪齋志長畢非天忌之而誰忌邪卒
之日適邑官來謁揖讓而氣絕斯病内生之否耶
噫嗟嗟悲乎悲乎凌谿他所奇節隱行與凡歷履

宦業忠孝及義言動細小莫之具述第述其生死
大槩關運數者如此詩文則自有集行于世江陵
公諱訥封南京戶部主事配范氏封安人江陵父
璿以處士州郡徵之不應嘗與修 英廟實錄處
士父宗泰宗泰父彥明往會凌谿面咨其家世趙
宋間名之脩者居于吳為學官宋季北徙徐名寶
臣者元初為將軍元季徙寶應我 朝名鼎者通
判耀州後謫戍為京衛兵然莫詳其系次凌谿娶
于陶亦封安人生子一曰藩孫子女各一藩篤古
世其家學朱氏弗衰矣銘曰

陸有時洋湖有時桑不崩者人於惟其文凌谿子
墳

處士松山先生墓志銘

文非上等亦自有風度銘則佳其人頗奇其銘近之宜收

大明正德四年六月四日處士松山先生卒年七十有六歲先是處士便數諸飲食不可口願惟啜白酒又足時時腫無力謂予曰歲在蛇矣吾其死乎死則子銘其墓余止之曰胡言之遽耶然竟死也悲夫處士有甥曰王泊賢而文實主乃葬事來速銘而處士弟瑄會又以其遺事來赴因并掇拾為志志曰處士姓丘氏名琥字伯玉號松山蘭陽

人也父陵官至山西左布政使娶谷氏夫人生四子處士長也幼穎異於書無所不讀然刻苦因而吐血服白朮丸數十升愈已又時病目廼棄去以問遊吳中盡發其蘊為詩由是知名吳中嘗過丹賈舟行一人來附舟直入寢所處士心知其盜佯落簪舟底而盡出其衣篋鋪設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無物又俾童與酌酒夜則自撫其卧側明日其人去未幾殺人于丹陽城中被縛乃以其事語人曰吾幾誤殺丘公人服其智經營四十餘年遂起家至千金願盡散諸弟男女及族若所識

貧乏者已而金輒復集集而復散終不為自計嘗起第大梁東門結亭時木芙蓉菊亭旁更為詩先後所為詩積萬餘數造詞嶮削棘澁大類黃韓亦為金元曲而比事假托譎浪不恭大抵玩世而泄所不平酒中竦身按歌其音亮重越裂出宮雜商若敲金戛石歌竟引滿掀髯而笑人莫之測也居常布衣簷帽非名士而罕與往來蓋終其身足跡不至公府云謂人曰我死稱為松山處士足矣竟以此卒先娶劉氏生子忠上洛王教授先卒繼朱氏生女適生負薛鬻側室潘氏生子鏞常自憤其

末年家事不遂臨終曰我死薄歛不用槨棺首第
 書曰丘松山不瞑目之樞又曰死即反葬毋殯鐫
 奉治命以卒之六日而反於蘭陽之兆與劉氏合
 忠有五子四女銘曰

丘氏之先肇自東明曰丘彥德始遷蘭陽傳之仲
 和實生士能士能生陵處士三季璐瑀及珙璐至
 叅政珙為縣令瑀亦處處士捐館二季先喪惟
 瑀緋挽於乎處士遠蹈跨時危行德孤敦實歛華
 獨行不疑人皆劫劫我約而腴季承以官承志者
 吾歸于玄所從父母祖

蒼勁自是空同
 所長而此篇更
 精核有味
 好
 叔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何公合葬墓誌

信陽何景明為中書舍人無何即致仕歸歸逾年
 喪其父已又喪母將葬俾來乞銘予投涕曰余始
 與景明友蓋日想見其父母乃今不及見矣志曰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何公者信陽州人也諱信字
 文實其先居羅田曾祖太山始徙信陽 高皇帝
 過信陽樹二旗令曰為我軍立紅旗下為民白旗
 下於是太山即立白旗下太山生海海生鑑陰陽
 典術鑑生何公何公少使氣大言任謀然數困鮮
 成事人不之奇也有盧翁者識之女以女語人曰

今承差豈歸辟也
舊例原係辟雖
尚有開納暫行
即止至嘉靖中
始著為定例然
中州至今猶有
里編而強派工
納者

吾甥三十當有聞是後有異人產其家公三十果
辟為布政司承差見諸承差者汚賤無藉也又率
務裘馬相高何公耻之獨潛飭行檢誦書久之頗
自表見而布政使吳節因竊恠之特使董大役事
出其金公則立辦顧又入其羨金請振貸所全活
以萬數吳公乃大喜以為賢引置心腹成化末關
中大饑詔發漕粟萬石至衛口由河南發卒輓
抵關當是時河南獨南陽汝寧熟於是河南乃即
發南陽汝寧卒萬人將行何公聞之恚曰今關中
米石不過直金一耳今柰何若是矣乃入言於吳

公曰公誠權出帑金萬使入關糴可遂得萬石乃
因令二郡曰能人出金一即罷若役仍給粟人一
石二郡人知役且十倍費必踴躍人願出金一而
不肯受粟是公一舉活關中之民弭二郡嗷嗷之
口而省粟萬石矣吳公曰善卒用其計何公於是
有名河南然願豪亢自負太監汪直至河南河南
都史以下震懾皆匍匐行上謁會直左右俾都
御史劄屬括名馬都御史業已諾然手戰不能執
筆汗簌簌下何公在旁曰都御史大臣不當煩吏
事乃奪筆代都御史劄其無嚴貴幸如此其後為

文章湏如此有
去取方有法若
事皆叙則厭
矣

會寧渭源二驛丞又有抗監貢獅番武官及禽巨
猾李氏事今皆不詳第詳其著者焉何公為人大
段屬義氣不欲齷齷與世浮沉或見尊官大人有弗
潔也則退而唾罵之而汪直過時按察使陳選見
直獨長揖不拜何公終身嘆慕之曰陳按察真男
子也何公故病足往在渭源病足會御史行縣至
縣簿尉以下當徒走奉輿馬行輒數十里何公於
是仰天竊嘆曰嗟乎可以去矣遂即棄官歸然貧
無馬騎有人資之車一乘馬一匹乃始歸而舍城
西溪上即又日歌吟力田誦書郡人即無小大咸

望風起敬公稱先生不曰何驛丞也乃後何公以
子景明封官乃何公不欲稱其官稱曰梅溪居士
郡人即又稱梅溪居士云先娶盧氏即前盧翁女
盧翁有異術嘗以策干石將軍有功已棄之亡歸
故不及於難繼娶李氏其父山東人也寓羅山盧
家故與盧翁往來善盧翁因竊知李氏女賢及盧
氏死乃力主李氏女繼盧氏曰產異人者此女也
乃後二氏皆封孺人云盧氏生景韶累官東昌府
通判卒景暘舉人而李氏生景暉景明又生女適
孟洋今為行人何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

今文選 卷之五 三十一
若干歲盧氏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若干歲
李氏與何公生同歲卒同月以某年月日合葬西
山之麓

明故奉政大夫山西按察司僉事賈公合葬
誌銘

此墓葬奉政大夫山西按察司僉事賈公者也賈
公通許人也墓在其縣東三里岡子羽墓南蓋賈
氏此園自鉛山知縣賈始逮賈公葬四世矣知縣
生封監察御史麒御史生山東叅議恪叅議生賈
公賈公生正統十二年十月戊辰以進士為絳州

叙事勁鍊有法
遂覺味長
是集中難得之
文
有字可省
必刪之乃可收

知州改易州尋陞前官弘治十年正月壬申卒年
五十一歲厥妻劉氏正統十三年十二月辛未生
年十七歸于賈成化十一年二月甲申卒年二十
八歲繼妻婁氏天順四年五月乙巳生年十七歸
于賈正德十一年正月庚戌卒年五十七歲二人
者贈封皆宜人於是葬二妻賈公一墓劉一乳雙
男一曰希朱一天已復乳女曰咸英婁乳希文希
尚亦乳女曰綵英希朱今為府學生希文陰陽訓
術先婁亡矣希尚引禮舍人學生娶于韓訓術娶
于杜舍人娶于楊女咸者適時植植知縣也夫婦

以節死旌綵者適李永暉永暉監生綵亦先妻亡而賈公以卒之年四月丁酉合劉氏妻以卒之年九月丙午合賈公劉氏而妻之合也希朱者始徵銘李子李子曰嗟賈氏賢哉群哉然予業銘其兄宏墓矣乃今復銘賈公墓賈公名定字仲一自稱一菴子語人曰吾一菴足矣或詰之曰君之一獨菴乎公笑而不答已而曰吾仲一也安得菴不一或又詰之公曰吾讀易人也菴得不一乎於是詰者退謂人曰賈之一謂太極耳公知絳也絳有屠人誘人出而殺諸谷中歸而私其妻妻不從屠又殺其

自己而至極耳
似可刪

妻而樓其女鬻之跳事久弗白公廉誅屠者事竟白會大饑疫公在絳絳獨活主者以絳獨活也於是求策於公公則上救荒八事是年又平垣曲之盜京之址遷也偶有獻棗栗者歲例徵棗栗公知易州則條園林登耗之狀以聞得半減焉諺曰穀要自長言時之者人成之者已也夫州縣之吏不之為世之憚也尚矣以今賈公觀之則所謂矮屋跛足者然乎弗然乎大同卒魏旺者伎富人郝賢仇之而挾其族愚嗾之使與郝毆才相豎拳便扶之歸夜計殺愚者誣郝郝破家然猶不得脫竟誣

服獄具且行刑矣會公為僉事覆按竟白其事於是郝禮天曰吾無以報賈君願出錦幕孔子像公為僉事又有時政之書其畧曰絳有積薪逋者破家糜軀而逋弗完也定知絳也嘗通一州丁戶足其逋自是絳薪歲無逋又曰知絳時嘗為善惡二籍歲終則勾稽誅賞之又曰山西土狹而險有三王國祿入鹽粟均輸便而論者則又謂公之二配皆名家克配公劉通許三劉家女婁則都御史良孫也初叅議君園居榴花開會劉聰携其小女來叅議君見其女喜之即手花綰其髻後以婚賈公

往有盜入賈氏劉俾公語盜簪珥所曰毋擾恐老姑也賈知絳時絳有蔬園姑曰蔬多爛無益市之婁曰諾退則陰積俸金如蔬直跪進姑曰蔬市矣此其金也賈公出按守備官張贊賂無由通乃詐書曰賈令取冬衣婁聞之驚曰渠出冬衣固備斯詐也二氏者可謂有相夫之才者矣婁撫劉子女如已出人尤稱之云銘曰

苟逾其紀雖譬亦毀有隕而研有沉而輝淵於美此公而埋此坎中二媛式從許原隆隆望之光虹黃棟之旁考君子歲

叔
大非空同所及

突然起固奇滄
溟每用此法
二狀具副墨中
此文峭潔固迥
出彼上

明汪次公暨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滄溟

次公生十四而無寵於父也。有奴睚眦父怒而不
言。公輒奮白梃，詬曰：「奴無禮於家大人，罪當誅。」奴
蒲伏受杖，乃白罷之。而里中壯之矣。比居庭，惡聲
不及犬馬。父疾為侍，卧起浹旬，輒瘳。父乃大驩。驩
之日，乃自燕代請鹽筴客東海諸郡中，而昆弟子
姓十餘輩亦因受賈從公。公既饒，弟姓亦各數倍。
然後報成於父也。時東海諸郡部使者視鹽筴，必
召公畫便宜。有司乃籍公為鹽筴祭酒，而浙東西

皆知汪次公。公中貴人景之守浙也，欲賄於賈而誣
之法，賈皆亡。至括則獨疏次公名，謂吏此節俠得
之，勿問其餘。吏顧得守信，公曰：「柰何以我殺季，乃
自詣吏。景目而誰之？」公曰：「歛賈豎汪玄儀也。旦夕
且千金為壽，不忍須臾貴人耳。景曰：「吾聞守義不
聞玄儀。」公曰：「字也。此中善視賈豎，故不名。公出則
實無千金，念給之重，其禍即持券貸郡帑千金。太
守梁公許諾，會劉瑾敗而景收，公得完。諸賈勞公，
公謝曰：「干支家言我生之辰，適有天赦，果然。蓋戊
子六月六日也。」公年六十歸自東海，老焉。曰：「安能

白首乃錐。為二子虜也。吾所為脩業而息之在此。兒矣。蓋中丞公已生者三年。及舉進士。除黃巖令。乃大喜曰。孺子試為吏矣。服駟以轅齒。壯則良。發軔鴈行。吾懼其泛駕已。嘉靖戊申八月二日卒。年八十歲。云。吳孺人者。歛之長林人。以大父吳公。予公而歸公。而吳公故客。甌括間。孺人則勸公受賈。吳公也。公行。孺人為治室中。則室之南宗人。疏屬之產十餘家。質於孺人。孺人無弗應。而又不責其子錢。居數年。諸宗人皆德之。會有故轉徙。則十餘家家屬孺人矣。公由是不問室中。至家大政積。

著之理。顧未嘗不取裁。孺人而徃徃。片言定也。初孺人與媵黃氏俱。未有子。有為使物之術者。謂公父曰。何公之先府君有客乎。吳公也。其謂府君曰。我之帝所。乞丈夫子。界吾孫。既得。請渡河而為執輿。眇夫吳某所覆。丈夫子仆輿下。左乳中石傷。吾因以石識之。異日洗兒。懸疣乃去。又謂府君謝矣。曰。吾亦得請於汪氏之宗。祐矣。又為客答曰。雖然。必以吾所請者。界吾孫。使先一月舉之。公所請者。界媵黃氏也。弘治甲子正月。封君良彬生。左乳懸疣。悉與語。合踰月。黃氏乃生良植。初。吳公予次公。

孺人而諸母譏焉。謂孺人曰：田家兒乃大而門，又安用持歲筵鑰如諸母為也？蓋吳公見次公冠田家冠，無苛禮，謂大而門矣。言鑰者，示諸父之有深歲託，肩鑄諸母佩組，自愛雍容而已。而次公將不良于賈也。後吳氏中廢孺人，徧存諸母，而置其事。云生七十有八年而卒，為嘉靖甲辰五月五日也。中丞公名道昆，督部閩粵，有平倭功。仲曰：道貫邑諸生，封君卜下佛堂兆吉。以某歲月日，葬公而孺人祔。中丞公請余志焉。余曰：新安俗矜賈，即同列才力相君，乃所至為鹽筴祭酒，畫便宜。至今中貴人，疏名求之，稱汪玄儀。自詣吏，玩孰甚焉。太守救之不愆，千金有所試，其長非苟而已也。大哉脩業而息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其在中丞乎？是何能白首刀錐為二子虜也？孺人不責子錢，以規室南之產，廉賈五之俗之相靡，雖譖子亦奇勝邪？至其與家大政，決策片言，亦其天性然也。懸疣之祥，其應二世來之，以德矣。是為銘。銘曰：莫燬於勢，而身是嘗之。莫美於利，而身是颺之。見取於子業，乃成謀得於失政。乃行維道，則偕其人。孔懷言作之述，以伉茲丘。

刺鍊之文頗有
意蒐奇扶異然
較注銘顧猶稍
安順此蓋由徐
知以所聞見寫
之自無不妙甚
此文之貴真也
通

明孟宜人墓誌銘

余蓋自弱冠與許殿卿游狎知孟宜人賢宜人適
殿卿七日而封君亡矣比殿卿在郡諸生中又數
不第乃宜人方貧支儻甘荼習蓼備所不堪一無
難色退言也殿卿嘗卒業城南山中太宜人念之
泣不能寐宜人勞之曰太宜人幸就寢矣夜如何
其無乃孟毋據機時耶彼方念子自苦也屬長君
復啼於繼間索殿卿甚急宜人詒之曰而父且至
為而懷果飴啖汝何啼也且勞且詒連旦矣一日
大匱太宜人中曷不能飯宜人乃捐一空篋出易

粟上食太宜人如常食間宜人嘗在蓐太宜人躬
為糜至蓐所哺之未竟而淚下出語人曰安有在
蓐而日徒糜者宜人聞之愴然為翦中襦結託市
數卵以為隣媪遺也其所曲事太宜人者類如此
殿卿為諸生不能具衿鞞率宜人染緝䟽縲成之
不辨其非衣帛而曳草也殿卿守趙州有裝橐將
寘而去者宜人問焉曰某家金用為壽耳因吒之
曰奴速負去斷頭矣其御僕從素謹嚴犯無不笞
掠於庭者蓋憚於殿卿焉後裝橐家伏臯余實在
邢州屬郡推官邦李君聽其獄廩廩於宜人矣無

何殿卿調貴州之永寧萬里太宜人宜人為若朝
夕殿卿在側者殿卿得以遷德王府右長史歸凡
三歲太宜人乃卒母子相存宜人力也殿卿長史
德王府勘中官某氏子弟又有裝橐將寘之而逸
者珠珥直千金矣宜人遽曰安用此糞土加諸首
豈以為有廉吏未必有廉婦乎德王府雖里閭萬
里矣後殿卿市一珥示宜人曰此大類某氏
物何從致之哉然治家人生產其稍入皆手自簿
計緡筭衡量焉太宜人每取卮酒餉令立盡之矣
癸亥殿卿補周王府長史以宜人從明年宜人還

濟南尚猶時時傳敕諸婢妾不絕即諸婢妾無不
人人若宜人在邸中也還濟南者三年封宜人封
宜人若干月而卒隆慶戊辰七月三十日也距生
正德某年月日凡五十有八歲云子男一人即復
郡諸生娶德府儀衛副薛來女女二人一適進士
于鯨一適邑諸生李應聘孫男二人宗周娶保定
府知府陳軻孫女朝周末聘女五人一適太學生
史本子史某一適前進士宜興縣知縣谷繼宗孫
谷某餘未聘殿卿名邦才周府左長史階朝列大
夫宜人郡之德平人父名某母某氏卜某年月日

此老口吻原自
爾、誰非千篇
一律哉

今文選 卷之五 四十五
葬于某山祖兆云誌曰余蓋自弱冠與殿卿游狎
知孟宜人賢矣柰何宜人之於里閭見謂自健也
夫自健之譽實近於悍柰何里閭之於宜人見謂
自健也夫力貧支憊甘荼習蓼備所不堪一無難
色退言宜人信自健困于捐篚翦結而不變於裝
橐千金即不變于裝橐千金而家人稍入簿計緡
策百不失一宜人信自健憚於殿卿諸婢妾人人
如在其邸中者宜人信自健然而太宜人臨新婦
亦已莊矣至哺糜薦所而卮酒餉之殿卿禮宜人
如賓及其館于甥於髮髦而脫然無疑於愛子又

何可謂自健也大誼章章而譽近於悍又柰里閭
何殿卿自狀宜人扼腕於蘇季子朱買臣之取絕
於其妻也德宜人深矣然自二子之妻無似耳安
有歛匄乞憐後車命載而能糞土千金叱裝橐唯
恐其汚已哉何以有功於廉吏也不知其婦視其
夫矣何里閭之未有以繫於殿卿哉語曰予彊于
彌衣韞于裏此殿卿之所由腹悲也是為銘銘曰
欲婦是圖視其夫欲妻是孚視其夫大誼用章此
焉攸歲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行實

空同

正德七年閏五月二十六日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攻華林賊戰死之其子幹救之戰亦死時予在泰和聞之驚而疑已而實然則痛哭曰勇哉周君見危而授命已矣其子曰幹死于孝矣言是日君以賊食盡會兵三面夾攻君攻自北門三戰射輒中賊少却君與其子先登逼之會賊滾其牆石下如雨軍潰被執君頭中刀血流滿面左髀中槍不能行猶大罵賊不絕口賊怒支解之以殉其子幹前救君中槍也然猶力戰竟隊崖死敗兵先昇其屍回營翌日諭賊求君屍賊裊裹屍還焉先是制

兵者以馬腦華林賊劇滑諸山賊則日又竊發憂之會君到即檄君剿之君首擒廬山左湖盆塘賊百數軍為之振乃移君奉新計擒飛王胡雪二馬腦寨平華林賊恐分立仙女寨以拒我君拔之賊又立寨雞公嶺君又拔之先後斬獲以千數於是進辟華林絕其出道塹之而守久之賊窘遣謀者言賊饑餓匍匐狀君信之遂移檄會兵夾攻然它兵實觀望不大進而君獨與其子進逼之坐是敗而死於乎哀哉屢勝者驕邪抑命與君登弘治六年毛澄榜進士歷刑部員外郎謫兗州府通判正

德改元復其官歷郎中大理府知府拜今官官一
 年而死夫逆監之亂炎荒瘴海之濱死者屢矣君
 不之死也乃今死以此君為主事也檢獄政日蒞
 視獄中人藥其病者負外郎則坐請貸言疑獄者
 罪貶官兩在郡無不得民也所至則又善剖疑獄
 此皆足不死乃竟死也君系出元總管思後貌魁
 梧性侃侃不阿善星命之學談星命十中八九然
 不諳自命初華林之役有星命者寔賊黨來談君
 星命已再拜賀曰美哉動罔不利君曰我刑殺大
 重無制其人曰夫刑殺者利于兵者也議遂決故

死王事也何得
 援命又何得援
 京郭為比

到底不著周君
 名的是偶遺之

亦謹嚴有法第
 神采不流動通
 再酌之乃收

曰天有大數世有大運人有天命故京房郭璞皆
 不免殺身由是觀之命可識矣君生天順四年閏
 十一月十一日午時年五十有三歲配宋氏封宜
 人四子金州學生娶黃氏納娶馬氏幹死于孝者
 也娶劉氏春聘高氏二女長適劉梨舉人次適李
 瞳州學生君父諱正大同府知府正父貴封滁州
 知州貴父復復父添祥添祥始居長沙後徙安陸
 州

顯妣淑人李氏述

後渠

先妣諱慧戶部侍郎李公和之長女也母郭氏封

恭人李氏安陽人先世為元萬戶侍郎公為郡學生正統八年癸亥三月十九日生先妣後侍郎公登天順丁丑進士先妣年十五携至京居西長安邸每聞倖臣石彪曹欽退朝過聲勢炫赫告于母曰天子出殆不若是此曹其不免乎後果敗誅年十八喪母長弟華十四年仲弟睿二年季妹七年長弟善飲尚俠責曰爾欲貨父邪凡官忌雜交仲弟猶在襁褓擇母字之季妹教女工非女事勿越闕是時侍郎公為給事中上方督責言官竟日在公先妣理家務以六禮為侍郎公內高氏配高

入猶資之比嫁不私一物天順癸未侍郎公因使得還請于學官曰吾長女有大功于李吾不可輕字人必以歸儒生諸生俊才者誰學官相顧思不得侍郎公促之學官曰居射圃讀書者曰崔生可然山東人明日侍郎公往拜學官因從觀堂廡齋舍次至射圃見家君儀觀甚都因試經義又工大說乃託鄉先生張祥來成言崔氏由是籍安陽明年甲申先妣歸于我取嫁來衣更之以奉姑蔡恭人弗繼則澣補以進貨簪珥日市甘脆以羞舅姑諸嫂民間女也先妣能下之明年成化改元乙酉

家君得舉己丑舉進士授主事康子家君丁內艱還歲凶先妣自食糠粃節食食家君是時長弟為大商積累千金季妹為駙馬兄妻事先妣跪伏謹畏如母家君性方直臨事據心所安弗回多拂上官意舉進士十有七年始一遷官素貧不苟取先妣尤畏法視貴侈亡所歆人或饋一帊非所當必勸家君固却去曰古云文官不受錢如受饋必毀法一旦敗露人誰惜之諺曰憂食羊不如樂飲湯家君笑曰吾豈貪者乃相戒邪家君為京官二十年貫屋以居先妣令僮日拾馬通自夾薪以爨衣

大半綴補初宦時止一僕先妣剉芻呵馬連失五子年三十有六始生不肖銳五歲時先妣歸寧表兄弟俱衣綵褐不肖向母索衣先妣歸啓二敝箒示之亡可製者不肖益哭亦竟亡也延安絲甲北地諸僚占桑養蠶不肖迎婦歸先妣令婦養蠶取絲三兩曰吾欲婦知女事艱明年遂止家君在蜀出按部先妣令留門隸老者四人守戶且鑰之日再啓汲水不肖以下母得出遊不肖十三時在延安私以紙易瓜先妣怒責二十曰此漸可通賄為官多因妻及子好貨敗其名不肖自侍讀在告嘗

食指三十僅三人
耳此必有訛誤

看花張園回詈婢于室先妣早起數之曰婢可怒
胡不待醒昨夜即爾酗酒爾為儒為天子法從
臣當如是否是日所親又置酒不肖不敢諾舅母
及表弟坦輩為跪謝過乃許家君居閑三十年僅
有南岡瘠田食指三十先妣節約得裕他有田千
畝者反來貸粟未嘗兼味而食完布帛而私今莫
能壯其勤苦性攻女紅好自製衣非大病刀尺不
離手不肖每請少休曰吾樂之不肖子女衣稍華
必責婦曰吾中年生汝夫又止一子尺帛以上彼
不敢知汝於子曲徇所求夫貪以求成求而遭阻

尚懼而知耻求云弗遂則弗知耻將何不為也正
德十五年正月二十有六日卒享年七十有八歿
前二日出衣及簪珥賜諸子孫及外孫又賜侍郎
公守墓奴妻一帊曰語爾夫守墓幸益謹吾事父
母今止矣先妣歲節家祭後必祭侍郎公云先妣
生女二人俱先卒孫男子二人滂汲女二人曾孫
男子一人士梟庚辰春母訃至京傳遺言曰語銑
為我求一志紀實不肖狀母行求銘于谿田馬子
伯循又七年先君亦棄養因閱舊狀芟艾冗蕪附
于父述後并示子孫不肖孤銑泣血謹書

為父母志不求能
文者亦可謂不孝
矣

全文選

卷之五

五



